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路径的特征及意义探究

庄清蓉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福建莆田 351119)

[摘要]当今世界正经历新的动荡变革期,各种矛盾冲突日益突出且复杂多变,但是,各国之间虽然存在利益之间的博弈,但合作共赢才是时代潮流。针对“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向世人展示了“和合共生”下的一个现代的文明秩序,其建设路径特征向世人展示了多样文明的生存发展之道,在多样文明中可以实现多元文明共存共荣的一体格局,有力驳斥了影响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明观;特征;意义;路径

[作者简介]庄清蓉,女,福建仙游人,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生,研究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08>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中图分类号] D61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概念的提出和使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元文明世界中对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建设的深刻认识与精准把握。这一理念不仅彰显了中国在探索人类文明发展方向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上的独特方案与实践路径,更蕴含了显著的路径特征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明观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

针对文明的内涵,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文明的果实是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文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集中体现,表现在科技的突破、劳动的分工与协作,以及世界市场的拓展等诸多方面。而生产力的提升必然推动与之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发生变革,不同生产力形成不同的生产关系,从而产生多种文明形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不断细化和扩大,文明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从地域性市场到世界市场,在生产力层级跃迁的条件下,文明形态逐步实现迭代。

恩格斯在此基础上,以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对人类历史时期的划分为依据,把人类历史进一步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这三个依次演进的时代。文明时代标志着人类由原始的、简单的利用自然资源阶段,迈向了对自然资源进行深加工和利用的阶段,同时还推动了工业和艺术的蓬勃发展。在这个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特别

是分工、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商品生产的发展,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彻底改变了先前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因此,文明与生产技能的发展和获取生活资料的进步密切相关,体现了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方面的积极成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而人类文明发展到当时,已经历三大时期即古代社会文明、中世纪社会文明和现代社会文明,但从发展历程来看,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是文明时代三大时期独特的奴役形式。这种特有的奴役形式,无论是早期的公开剥削,还是后期较为隐蔽的剥削方式,都一直伴随着文明时代的进程。也正因为此,恩格斯指出“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反映了他对阶级社会的深刻批判。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里,文明的进步往往是建立在阶级剥削之上的,这种剥削关系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加剧,使得社会的发展成果并不能公平地惠及所有人,而是加剧了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

基于对三大时期文明伴有的奴役剥削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对未来社会的文明进行了科学构想。马克思主义指出,当生产资料私有制对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形成阻碍时,就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而代之,以开创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明类型。而这种新的文明类型是以共产主义经济基础为特征的文明样态,“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

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从中可以看到,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斗争的“真正的解决”是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打破具有剥削性质的经济基础,才能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于平等和合作,并在认识和驾驭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个体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实现自由与必然的统一。从而使个人像奴隶一样服从分工的情形不复存在,实现“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实现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由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同时,由于剥削基础的消灭,民族内部之间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与民族的敌对关系也会随之消失,实现各民族大融合。

因此,共产主义社会文明之所以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向,关键在于解决了三大时期始终伴有的奴役特点,进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推进人类历史进入新的文明发展时期。从这个角度看,共产主义社会文明可以说是文明时代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先进性在于对三大时期的阶级剥削基础的彻底解决,由此创造出新的文明的实践形式。

二、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路径困境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科技的进步,原来不同文明间的空间距离缩成了地球村,文明之间的不平衡和差异性存在进一步证实了文明发展的多样性。马克思主义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也正因如此,在现实世界里,不同国家、地区,文明变迁不仅有跨时期现象,而且呈现多向度存在。人类社会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同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并肩、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共存,这其中,由于不同社会实践主体所处社会环境的差异性,出现了同一文明时期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甚至出现了不同文明时期在同一国家的同时存在,这一现象说明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

然而,多样文明在相互接触中并未走向和平相处,反而由于文明建立的社会基础不一样,阶级利益、价值理念、经济科技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导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对抗性的矛盾。现阶段全球格局正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出的从资本主义逐步迈向社会主义的关键过渡阶段,资本主义尽管在世界经济、政治及文化领域仍保持显著的主导地位。由于阶级社会无法改变其剥削本质,群体之间

以意识形态中价值观念的歧异为借口而发生的战争屡见不鲜,直至今日,在世界一体的格局中容纳和处理文明多样性的问题仍没有一致的看法,“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时代课题,“文明中心论”“文明冲突论”“文明同化论”以及“文明优越论”等观点和看法相继出现,但这些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强调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和主导地位,而忽视其他文明的价值和贡献,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学者费孝通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点,则是强调不同价值标准的并存不悖,反对本位中心主义,强调不同文明在求同存异原则上实现和谐共处,而不是冲突。这一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多元利益冲突的世界里,如何构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资本主义无法掩盖其固有的剥削性经济基础。其内在的逐利驱动必然加剧资源争夺与财富分化,引发不同文明、国家间的结构性冲突,破坏全球和平稳定,最终损害人类共同利益。这种制度性矛盾不仅制造社会不平等,更通过资本扩张逻辑撕裂国际合作纽带,使文明对话异化为零和博弈,世界充满着动荡与不安。

三、中国对多样文明发展的思路探索

虽然阶级社会里阶级对立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竞争也是必然存在的客观现实,但是这种反映社会结构中基本矛盾的对立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分裂,对立中的统一同样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没有统一也就没有对立,矛盾的双方互为存在的前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推动事物向新的状态发展。正是基于此,为应对全球性的挑战,解决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矛盾与冲突,习近平系统性提出以“全球文明倡议”为核心的中国智慧与方案。

习近平认为,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虽然存在利益之间的博弈,但合作共赢才是时代潮流。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联系紧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于世界之外,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全球性问题,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交流与合作。也正因为此,在全球治理制度架构上,习近平强调人类共同利益优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在谋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全球治理的价值构建上,习近平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倡导“文明生态论”,强调多样性与平衡性对文明存续的关键作用,认为:

不同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虽然文明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才形成的,但生产上的技能和获取生活资料的文明成就都是人类的智慧之作。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的每一步,都彰显着创造之美,这是文明的共通性。文明多样性正是生产力同生产资料、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发展的体现。因此,不同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每一种文明都值得去关注、研究,从中汲取营养。文明交流互鉴要在尊重包容的基础上开展,这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关键,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别和不一致,正是这种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具体体现。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文明的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这种多样性既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更是推动文明不断迈向新高度的关键动力源泉。只有通过交流互鉴,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才能消除隔阂、化解冲突,为各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奠定基础,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实现共同发展。可以说,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多样文明和平共处是人类文明生存之道。习近平提出“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恐怖主义等。这些挑战超越了国界和民族的界限,影响着全球的稳定与发展。只有不同文明携手合作,在交流互鉴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才能共同应对这些挑战,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各自独特的历史、国情、民族和风俗中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明。这些文明以“共生”的形式共存,通过交流与合作,可以实现“和合”的效果,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多样文明和衷共济是应对全球化挑战、推动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路径。

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实践特征与意义

2022年在考察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命题。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任务和要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践行,更是通过“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实践智慧,为破解文明冲突、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东方方案。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平发展道路的显著特征

一是展示了文明之间价值平等的理念。

中华民族与世界众多民族一样,百年来探索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只是世界多样文明的一员,体现的只是现代文明中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and 特殊的国情,与其他文明一样,各具特色。正如习近平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文中所提出的,不同文明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别,只有特色、地域之分。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思想束缚,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择,这个全新选择,就是多样化选择,即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路径。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词,从根本上摒弃了“西方文明优越论”“西方中心论”“文明同化论”等错误的文明观,真正践行了各民族文明一律平等的理念。

二是展示了多元文明共存共荣的一体格局。

中华民族是由众多各具起源、发展、文化、宗教信仰等特点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汇聚而成的民族实体,中华文明也是在多元文明的融合与传承基础上,通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而实现的,具有“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

从文明横向构成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基础的对立统一性。中国在“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框架下,展现出独特的制度多样性。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致力于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此同时,香港、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貌。在这一框架下,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实现了优势互补,在制度多样性中寻求共同发展,各方实现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深度协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共同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与实践。

从文明纵向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传承性。中华文明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中探索,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发展,奠定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传承性不仅体现在历史的延续性上,还体现在其与传统农耕文明的深厚联系上,并通过这种联系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转化和发展,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对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改造和升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恰是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底蕴与独特基因,拥有了自身

的特色。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也为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制度保障。通过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凝聚共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三是展示了多样文明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石。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建设发展离不开多样文明的世界。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多元文明的世界里始终保持开放的姿态,积极学习借鉴任何外来先进文明,来求得自身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应对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从刚开始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到不久后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以苏为师”,到“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说明了在多元文明世界中,中国从意识形态的阶级冲突中走向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求同存异,寻找自身文明发展的主体性。改革开放之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发展之路,即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发展自身文明的主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时代更是把对外开放作为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基本国策,坚定扩大对外开放,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在互利共赢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正是基于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从“一化三改”“两个文明”“三个文明”“四个文明”“五个文明”到整合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两个结合”,其文明特性在于对西方现代化模板的系统性超越,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文明呈现,即摒弃了西方现代化中资本积累与人民贫困、物质丰裕与精神贫瘠、资本与生态对立等问题,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文明形态,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实意义

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是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差异中寻求共处、

在融合中创新发展,推动中国社会主流文明从传统迈向现代,彰显了其强大的发展动力与活力,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不仅内涵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而且更能体现出文明发展的中国特色,突出体现在路径上的包容,展现了在多元文明共处中的文明多样性和共同发展的切实可行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进程充分彰显了当文明发展以“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导向和利益格局时,能够与生产力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局面,进而更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以及文明的创新发展。

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路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深刻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现,而非意识形态的对立产物。文明之间不存在固有的冲突,所谓的文明冲突,在阶级社会里实质上是不同利益主体在资源、市场、话语权等利益分配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阻碍所导致的冲突。当今世界正经历新的动荡变革期,各种矛盾冲突日益突出且复杂多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向世人展示了“和合共生”下的一个现代的文明秩序。和平共处、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共同发展,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路径,为当今世界应对矛盾和挑战、促进和平发展提供了新出路。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是在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凝聚力量,以开放包容的推进融合发展,坚守自身文明独特价值,促进不同文明在平等、尊重、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高放.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1.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4] 陈映霞.在交流互鉴中拥抱世界多彩文明[J].光明日报,2019-8-28.
- [5] 费孝通.论文化自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 [6] 习近平.从星球生命本源悟文明多样性[EB/OL].[http://opinion. people. com. cn/n1/2016/0123/c1003-28078215.html](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123/c1003-28078215.html),2016-1-22.
-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8]汪晓东,李翔,王洲.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进步重要论述综述[N].人民日报,2021-8-23.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10]金帅,杨长福.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J].社会主义研究,2024(4):45-54.

[11]邹绍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价值意蕴及实践遵循[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6):65-75.

Explo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for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ZHUANG Qing-rong

(Meizhouwan Vocational Technology College, Putian Fujian 351119, China)

Abstract: The world today is undergoing a new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 where various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complex. However,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interest-based rivalries among nations, win-win cooperation remains the trend of our times. Confronted with the critical question of “Where is human civilization head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presents to the world a modern civilizational order rooted in “coexistence in harmony”. Its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exemplifies a path for diverse civilizations to thrive, demonstrating that a pluralistic yet integrated pattern of mutual prosperity is achievable. This powerfully debunks the Eurocentrism/Western-centrism that impedes cross-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in the new era, contributing “The Wisdom of China” to global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per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ce; pathways